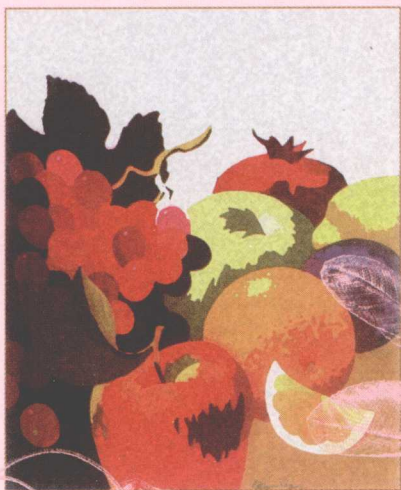




YZLI0890146066

水果猎人

亚当·李斯·格尔纳 著 于是 译



水果猎人

亚当·李斯·格尔纳 著
于是译



Copyright © 2008 by 9165-2610 Quebec, Inc.
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Tessler Literary Agency
through Andrew Nurnberg Associates International Limited

Copyright ©2011 by SDX Joint Publishing Company
All Rights Reserved.

本作品中文版权由生活·读书·新知三联书店所有。
未经许可，不得翻印。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水果猎人/(加) 格尔纳著; 于是译. --北京: 生活·读书·新知三联书店, 2011.11
ISBN 978-7-108-03722-0

I. ①水… II. ①格… ②于… III. ①故事—作品集—加拿大—现代 IV. ①I711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1)第085564号

责任编辑 里 昆
装帧设计 罗 洪
责任印制 郝德华
出版发行 生活·读书·新知三联书店
(北京市东城区美术馆东街22号)
邮 编 100010
图 字 01-2009-0610
经 销 新华书店
印 刷 北京京海印刷厂
版 次 2011年11月北京第1版
2011年11月北京第1次印刷
开 本 880毫米×1230毫米 1/32 印张 13.375
字 数 252千字
印 数 0,001-8,000册
定 价 32.00元

献给莲妮

此处春常在，花果万千，各诉蜜意。

——但丁《神曲·炼狱》



序言 要怪就怪巴西

我们在此收获你们衷心渴求的珍奇水果；

来吧，沉醉于异域甜蜜。

——夏尔·波德莱尔（Charles Baudelaire）：《航游》

里约热内卢植物园。我揉着眼里的沙子，跌跌撞撞下了公车，穿过园外的一排爱奥尼亚式大立柱，走向入口处。一条土路通向温室。王棕（royal palm）林立两旁，树荫遮天，仿佛天主教堂般的伟岸穹顶。

一条荧光绿色的毛毛虫穿过前方小路，像根热狗似的扭动。百足虫里的巨人啊！它身躯起伏地挪向橙色塑料垃圾桶，那只桶早在酷热中变了形，我忍不住咔嚓咔嚓拍起照片来。走进植物园后，我看到了一尊被世人遗忘的植物学家的半胸像，一滴树液从他的前额淌下来，像一滴错位的泪。

我坐到小湖边的长凳上休息，湖里满浮睡莲绿叶。科科瓦多山顶的基督像只剩了一尊模糊的剪影。本来，我以为里

约热内卢是仙境，到处都有波萨诺瓦音乐、天堂般的海景，但事实并非如此。在南部的依帕内马，无家可归的小孩俯身睡在错落不平的马赛克人行道上。蓝烟缭绕在贫民区旁的污水河上。我拍到的唯一一张好照片是躺在暮色沙滩上的黑狗，白沙如雪，海如蓝玉，粉紫夕阳，围在中央的狗好似不祥的污点。

我尽力不去想家。祖父刚刚过世。父母的婚姻正在瓦解。挚爱好友的躁狂抑郁症反复加重，又染上毒瘾，犹如身陷恶战。最亲密的好友被确诊罹患妄想型精神分裂症后自杀，尚在康复之中。最糟糕的是，谈了八年的女朋友正和新恋人在欧洲欢庆新年，那家伙是个法国大兵。

头顶上传来一阵咯咯声，在我听来犹如嘲讽，仔细一瞧，窥见一对巨嘴犀鸟在接吻，色彩艳丽的鸟喙彼此贴近。突然，旁边有棵树狂躁地晃动起来。两只翘尾巴、白胡子的猴子正忙着捉迷藏呢。有只猴子俯瞰了一眼，跳到半空，蹿上了另一棵树。照相机跟踪、放大，透过取景框，我发现有样东西很奇怪：枝干上鼓胀的芽孢酷似马芬纸杯蛋糕。

我摘下一只“马芬”，像一块褐色的木头，好像在 350°F 的黄油盘上多烤了两个小时。说它烤过头，不止是因为它硬得像石头，也因为中间都空了，好像有人把它从里到外翻过来，把瓤都舀光了。果皮内侧有刮擦痕迹，还有两三条纤维质的茎脉。我很好奇，不知道这内里空空的甜点本来藏着什么馅儿？

根据树上挂的名牌，它的大名叫做大花正玉蕊木（sapucaia），俗称猴瓢树。季节一到，树上的纸杯蛋糕就胀大，里面裹着六七颗种子，形状像橘子瓣。果熟蒂落时，这些种子就从底部爆出去，散落在地面上。有些小猴子没耐心，常常等不及果熟就把拳头捣进没发育完的小“马芬”，抓了满满一手的小果子。可是，猴子的认知官能不够发达，它们不能理解必须先放开果子才能拔出爪子，所以它们只能拖着“马芬”晃荡好几英里，活像被“猴瓢牌”手铐铐住了。

在英语里，猴瓢果被称为“天堂果”（paradise nut）。这个美名能追溯到欧洲人发现新大陆的时代，因为他们自认为发现了天堂所在地。16 世纪，法国探险家让·德勒瑞（Jean de Lery）宣称自己在巴西一片菠萝园里找到了伊甸园。1560 年，葡萄牙探险家鲁·佩雷拉（Rui Pereira）向世人宣布：巴西就是地上的天堂。

假如我不能在巴西找到天堂，或许能找到天堂果吧。我走到公园外的一家杂货铺。有没有猴瓢果卖？店里的伙计摇摇头，又递给我一枚巴西坚果（Brazil nut），照他说，和猴瓢果差不多。一口咬下去我就惊呆了，软嫩香甜，带着椰奶味，可比小时候沉在圣诞节糖果碗底的那些奇形怪状、砸都砸不开的果子好吃多啦！

超大的菠萝、甜瓜和串串香蕉从天花板的网格上悬挂下来。我摘下一枚酪梨苹果（cashew apple），模样酷似一只愤怒的红椒，顶着一颗半月形的坚果。绿色的酸野果坎布希

(cambuci) 简直是 B 级片^[1]里飞碟的缩小版。台球大小的番石榴 (guava) 香得不可思议，我买了些回去，直到我离开巴西时，酒店房间里还有余香飘荡。

一路走向海滩，我也一路吃，包里装满了杂货铺伙计推荐的宝贝，每个名字都找不到英文里的对应词。当牙齿深陷到深红色、梨子似的蒲桃 (jambo) 果肉里时，好像突然陷入了甜味泡沫塑料里，耳目一新啊！黄晶果 (abiu) 长得像柠檬，透明的果肉像胶质，口感既像水果软糖，又像加拿大传统法国餐厅里的焦糖蛋奶。有个手提弯刀卖椰子的小贩看到我犹豫不定地小口啃着百香果 (maracuja) 的苦皮就过来帮忙，手起刀落将圆果一劈为二，露出薰衣草色的果籽和金黄色的果浆，再教我怎样把这碗天然鸡尾酒吸到嘴里去。

能让里约热内卢的残破街角鲜活一亮的果汁摊多得数不清，美其名曰“果汁吧”。我走进一间，心想：不知道能不能认出几种当地水果。菜单上的紫色阿萨伊巴西莓 (acai berry) 酷似我二年级时玩的玻璃弹珠，小伙伴们都管它们叫“噩梦”。柜台里面放着一只篓子，俨然装满了眼球。老板递给我一只圆溜溜的“眼球”，甚至有血丝，还有一条视神经一头悬空，另一头连着漆黑的虹膜和斜睨着我的白色巩膜。这叫瓜

[1] B 级片即拍摄时间短且低制作预算的影片，布景简陋、道具粗糙，经常是与牛仔、情欲、黑帮、恐怖、神怪、科幻有关的剧情题材。——译注，全书同此，不另注明。

拉拿果（guarana），他说，一种天然兴奋剂，加在奶昔和软饮里就能让人振奋精神。我瞪着它看，它也瞪着我。

恍如被催眠的我照着街边果汁吧里的菜单，把那些水果名字抄在了笔记本上。

此刻，太阳正慢慢沉向色彩柔美的地平线。彩屑花纸漫天飞舞，仿佛要给大地铺上一层热带雪。我差点儿忘了，这天是除夕。海滩上聚满了痛饮狂欢的人，都穿着白色衣物。很多人都是从山边贫民区来海滩欢庆的，一路扛着马库姆巴〔1〕的雕塑。他们点燃蜡烛，用彩带装点花瓣，祭献形变莫测的海神。祷告声在海面起伏，大海也仿佛捧着贡品在跳舞。

我低头看着“水果清单”，默默背诵那些名字，不经意间，跟上了近旁鼓乐的巴图卡达节奏。念念有词仿佛诵咒，我闭上眼睛，感受心田的平静。那一刻，我忘却了一切。我忘记了自己的名字，也忘记了自己为何到这里来。我仅仅知道——abacaxi、acai、ameixa、cupuacu、graviola、maracuja、taperebá、uva、umbu〔2〕。

〔1〕 马库姆巴（Macumba）是一种巴西黑人的宗教仪式，源自非洲，结合巫术、歌唱和舞蹈。

〔2〕 都是巴西水果的原名，多为葡萄牙语，依次为：菠萝、巴西莓、李子、古朴阿苏果、牛心果、百香果、塔巴瑞巴果、葡萄、绿玛瑙果。

导言 不为人知的水果世界

嘿，你知道亚当享了什么福，那是国王和王后永远得不到、没法得到，甚至不知道的好东西。

——啸狼乐队^[1]：《慢慢下沉》

人类和水果神交已久，有一种理论恰能证明我们之间的共通点：生物自卫本能（biophilia），或曰“生之爱”。这个术语是由心理学家埃里克·弗罗姆（Erich Fromm）在1964年创建的，用以表述生物拥有生命和成长的天性。这一假说指出：面对死亡时，有机体可以通过接触生命系统来维护自己的生命力。后来，生物学家援引了这一术语，指代人类与大自然之间有精神性连通，并具有改变生命形式的倾向。“我们的存在依赖于这种习性。”哈佛大学昆虫学家爱德华·威尔逊（Edward O. Wilson）如是说。他举了个实例作为引证，让病人

[1] Howlin' Wolf，原名 Chester Arthur Burnett（1910—1976），美国颇具影响力的布鲁斯音乐家。昵称“啸狼”的来由很有趣：小时候他的爷爷总是编些狼的故事讲给他听，并警告他：如果不乖，狼就会把他叼走。

待在充满绿色形象的空间里，康复速度就会大大加快，科学家们由此推论，生物自卫本能是一种确保互助的多种生命形态共同存活的进化机制。

在巴西，水果仿佛在呼唤我。我也作出了回应。从那时起，我就似乎无法抽身而出了。

水果看似尘俗之物，却也十分蛊惑人心。让我们先从不寻常之处说起吧，它们的曝光率非常高。水果无处不在，在街头巷尾热得冒汗，在酒店大堂里冻得发抖，在老师们的讲台上战栗，在酸奶里凝冻着，在饮料里漂浮着，装点着笔记本电脑桌面以及博物馆的长廊。

尽管只有一小部分种类霸占了全球水果市场，其实，我们这个星球上充满了各种难以接近、被忽视，甚至被禁忌的果子。世上有口感逼近“菠萝椰奶朗姆”鸡尾酒的芒果（mango），橙色的野生黄莓（cloudberry），白色的蓝莓（blueberry），蓝色的杏子（apricot），红色的柠檬（lemon），金色的覆盆子（raspberry），粉色的番荔枝（cherimoya）。巧克力工厂的威力·旺卡可没有染指大自然噢！

水果的多样化令人眼花缭乱：大多数北美人都没听说过巴西番石榴（araca），但亚马孙水果权威机构声称，巴西有多少海滩，就有多少种番石榴。千百万种可食植物还有千百万分支变种——新的变种仍在不停涌现，魔力豆、日落果、炮弹果、美味怪物、僵尸苹、姜饼梅、天鹅蛋梨、骷髅树瓦哈卡、刚果落花生、导火线果、蜡烛果、杂种莓、五味子、杨

桃、木胡瓜、榎林果。要是哈姆雷特看到了，肯定会说：“赫瑞修，天堂人间有太多水果，绝非你的全能哲学所能梦想到的。”

水果世界里有许多悦耳的美名，澳洲番樱桃叫“丽裴丽”（clove lilly pilly）——尝起来和南瓜派没两样，配袋鼠肉吃最可口。存在主义者或许更中意卡缪李子（Camu-camu）——串串紫色小果饱含酸酸的果汁。美味树（yum-yum tree）的果子发芽时就像蓬松的黄色掸尘帚。在某些太平洋小岛上有一种“阳阳树”（yang-yang tree），显然得名于阴阳学说。还有很多水灵灵的叠名惹人喜欢：法法（far-far）、拉布拉布（lab-lab）、纳木纳木（num-num）、佳姆拉姆（jum-lum）、劳味劳味（lovi-lovi）。

许多正经记载于植物学文献资料的名字也很逗趣，譬如镜子树（looing-glass tree），好像从路易斯·卡罗尔的酩酊幻想中逃出来的。针垫包果（pincushion fruit）仿佛披着浓雾般的白丝袍，就像定格在爆炸瞬间的小行星。在印度西北部的彭加贝，牙刷树（toothbrush tree）的果子是睡前吃的；但在美国弗吉尼亚州，牙医们用牙疼树（toothache tree）的果子缓解牙疼。刚果人民对雨伞树（umbrella fruit）汁水饱满的果子视若珍宝。埃塔果（eta fruit）晶莹闪亮，模样像布丁，吃的时候要仰起脖子用嘴巴吸，就像吃生牡蛎似的。蟾蜍树（toad tree）的果实长得像青蛙，吃起来却像胡萝卜。温州蜜橘（milk orange）属柑橘科，剥开皮时会有香甜汁液喷溅，像云

雾一样在空中旋舞。发财树（money tree）的果子可以给孩子当橄榄球踢。爱木苹果（Emu apple^{〔1〕}）必须在土里埋数日才能吃。宝剑果（sword fruit）真的能让人想起月光下寒光四射的宝剑；它的别名还有“断骨树”、“午夜恐怖”，就因为瓜熟蒂落时的闷响常被误以为是骷髅坠地。

令孩子们废寝忘食的海盗故事偶尔也会提到，海盗们藏身于热带小岛时会饕餮某些不可思议的美味水果。《小飞侠》里的彼得·潘和失落的男孩们“用骷髅头盛放树上渗出的汁液和树叶”，把面包果、曼密苹果和嘭嘭炮弹果烤来吃。直到身在巴西，我才意识到这些水果是真实存在的。我们闻所未闻的水果多得不计其数——更不用说只有极少数人有幸品尝，我们得跋山涉水开始猎果大探险才能沾点边儿。

在热带，小孩们吃稀罕的丛林果实就像北美的孩子吃糖果一样。就算我们学乖了，在超级市场里对某些水果退避三舍，到了原产地却会突然发现它们好吃得不得了。十几岁时我第一次去中美洲，也第一次被番木瓜（papaya）的滋味震惊了，浓香钻进口齿的每一丝缝隙，那感觉真是太棒了。可在我所生活的北美，这些果子怎么看、怎么吃都好像有点不卫生。

根据我的经验，要想吃到珍奇水果，就必须去旅行、必

〔1〕 正名为 *Owenia acidula*，楝科植物的果实，分布于热带雨林，从亚洲到澳洲都有。

须去别的国度、必须带着逃亡的决心。我是在蒙特利尔城区长大的，那里的冬天几乎没有水果。13岁时，我们家搬到匈牙利布达佩斯住了几年。在匈牙利的后院，甚至能称得上果园的那片地里，我们兄弟几个总算尝到了杏子、桃子和番茄，那之前真的从没吃过。所以，不难理解匈牙利语中的“天堂”——paradiscom——还有“番茄”的意思。

十年后，我在父亲的匈牙利葡萄园里吃了一颗葡萄，四五岁时的记忆顿时如潮水般回涌。那天，天蒙蒙亮，我和弟弟一起床就跑去街那头的黑猫糖果店，要去买葡萄口味的巴巴丽口香糖。父母把那家店列入“禁止入内”的黑名单——大多数糖果也是我们家里的违禁品。但我们实在难以抗拒紫色小方块的魔力以及馋嘴的渴望，于是，我俩想出一条妙计，在爸爸妈妈起床前动手就成啦。我们跑到黑猫糖果店时，太阳刚刚钻出地平线。不用说，人家还没开张。哥儿俩就贴在橱窗上往里看，看盒装小焰火、漫画书、投币游戏机，还有那些糖果，手心里攥满了分分角角的硬币。我们拖着脚步回了家，那时候，心急如焚的父母已经报警了，警察们也开始搜寻。恍如英格玛·伯格曼的电影《野草莓》的柔光照进现实，就在那颗康科特黑葡萄（Concord grape）入口的一刹那，尘封记忆已久的儿童出走事件蓦然重现。

巴勃罗·聂鲁达（Pablo Neruda）曾说，咬下苹果的一刹那，青春重现。我在巴黎时，有个阿尔及利亚出租车司机一边开车、一边形容他年轻时吃到的仙人掌果（prickly pear），

整整一路他都在哀叹法国仙人掌果的味道不正，反而勾起他的乡愁，越发怀念故乡的仙人掌果有多甜。在纽约，有个批发商告诉我，他小时候在妈妈的大衣橱里发现了一枚熏衣服用的榲桲果（quince）。我问他：“之后你干了什么？”他答：“使劲闻呗。”

贝尔托·布莱希特（Bertolt Brecht）曾写过一首诗，说的是，望着窗外小树结果，瞬间将他带回更纯洁的岁月。诗中说，他花了好几分钟慎重斟酌：到底要不要戴上眼镜，“再次去看那些细嫩红茎上的黑莓”。诗的终结没有给出答案。布莱希特将其留在暧昧的意境里，但我不能。我戴上眼镜，像普鲁斯特一般钻进虫眼里，却发现身边还有好多近视的水果癖好者作陪。

世上有一群痴迷水果的人，他们远离公众视线，非常非主流，彻头彻尾地将人生奉献给探求水果的伟业。借诸北美水果探索者协会、珍稀水果全球联盟这些民间组织，不为人知的地下水果世界就跟他们始终追随的花果神一样特立独行。森林（forest）这个词来源于拉丁语中的 floris，意为“外界”，却通常吸引着真正的外来者。自 1910 年始，“fruit”（水果）就被用来形容行为古怪、与众不同的异类。写这本书，也就意味着深入了解水果书呆子、水果走私贩、发掘水果的探险者、膜拜水果的信徒、创新水果的发明家、水果警察、水果强盗、素食果人，甚至包括一位水果按摩师。这些别具一格的人物也在这个星球的多样化中占有一席之地——无论从植

物学还是人类学立场，都一样精彩。

水果对我们的诱引能到何种程度？参见 2002 年罗伯特·珀尔特（Robert Palter）的《玛菲公爵夫人的杏及其他文学作品中的水果》即可窥知。这本专著洋洋洒洒 872 页，试图为历代小说、歌曲、电影、诗歌及其他文学样式中出现的水果加以分类讨论，其野心和痴狂都无法按捺，实有不吐不快之势。甚至专门有一个章节，钩沉某些书中明显漏掉或缺失了的水果。

珀尔特年届八旬，是位退休的教授，曾参与研究原子弹的“曼哈顿计划”。让他最快乐的事便是探讨语意暧昧的断章残诗所影射的水果——理应被冠以“蕴涵宇宙奥义”的水果——譬如大诗人安东尼·赫克特（Anthony Hecht）的《葡萄》充满了星球体和透明圆球的意象。

当他解读威廉·迪克（William Dickey）的《李子》时，几乎要把拳头解剖开来看，引用的诗句中提到李子的生长：“艰涩地挺进，春天里的一只拳头/薄膜淤伤的紧握的拳头/痉挛……”珀尔特得出的结论是，这首诗“始终意图打破传统田园诗格式紧握不放的精妙感”。

我在黄页电话本里找到珀尔特的电话，打了过去。他对入嘴的水果倒不是特别感兴趣。“到手的果子，我会为其哀叹。”他叹了一口气，在康涅狄格州的寓所接听我的电话。但过了一会儿，谈到他直到最近才第一次尝到新鲜的无花果，情绪才高涨起来，“我心想，‘不可能有这样的有机体啊——

实在太过分了!’”他兴奋的声音传过来，成了听筒里一连串短促而急切的短音。

我问他，何以对文学中的水果这么感兴趣。“水果和人类生活、爱、性和享受之间显然有关联，”他回答，“但水果会烂掉！所以，同时还有消极的潜台词。水果可以指代政治腐败。我可以给你找到很多文学中的实例，用水果来隐喻任何人类的情感，甚至是极其微妙难辨的情绪——无所不包。”

鲍勃·迪伦（Bob Dylan）在《重访 61 号公路》的 CD 封套里写过这么一句话，讽刺某人“正在写一本讲述一只梨的真实意义的书”。珀尔特的书里没有摘引迪伦这句话，而是提到梨子意蕴无穷，无论是作为性物、希望落空的形象，还是熵的隐喻物，都能说得通。要说珀尔特的研究精髓何在，便是指明了水果的真正力量在于足以诱惑我们。

最初，他研读了一篇有关水果的散文，但一旦研究起来，资料迅速积累到令人瞠目结舌的数量。没多久，他就被铺天盖地的实例淹没了。“每一次我在某篇小说里找到一则水果的新例，我都会说：‘哇哦！真是难以置信！’”图书馆里的员工也给他起了绰号，背地里叫他“水果家伙”。积累了汗牛充栋的水果逸事趣闻后，他联系了南卡罗来纳州大学出版社，打算出一本 300 页的书。等他交初稿时，篇幅已比预期值翻倍，膨胀到了 600 页。等到即将付梓印刷时，他仍在孜孜不倦地增添内容，直到出版社下了“最后通牒”，够了，真的够了！

他在书的引言中写道，这个项目注定没有所谓的结局，